

太乙史册双行米

远去的身影

阿里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阿 里，彝族，1954年4月21日出生于云南省红河县迤萨镇阿巴村。1971年1月中旬到普洱、景谷两县交界的小黑江林区当工人。1982年10月调离林区，先后在元阳县茶厂、变电站、县委办、文化局、政府办、人事局等单位工作。1996年5月调红河州文联工作至今。

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出版的个人作品集有《哀牢的春天》，获奖作品有《乌湾河不会忘记》、《愚昧叹》等十多篇。是《今日红河》、《南滇文丛》的主编。

人生信奉：平平淡淡才是真。

封面设计 何志明

放飞的文学梦 (代序)

我也有过文学梦，那是在少年时代。

大约是在小学三年级，语文书上有一课叫《半夜鸡叫》，说的是地主周扒皮如何剥削长工的事。语文教师张广寿先生在讲授课文时，说高玉宝只念过几天书，竟然写出这么好的小说，真了不起。

那时张先生还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从师范毕业没有几年。可能他本身就被高玉宝的勤奋精神感动了，居然把《半夜鸡叫》改编成剧本，挑了班上几个学生，自编自导指导学生排起了戏。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先生在讲授课文和编导排练《半夜鸡叫》过程中，多次向学生灌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要求学生要敢想、勤学、苦练，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理想。

受张先生对高玉宝的宣染，我也想

入非非了。觉得做一个作家是很荣耀的事。

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学习出现了“偏食”。算术、自然、地理这类课程就很不放在心上。语文课就很用心去琢磨。课外时间，还去学校图书馆和县图书馆借大部头的小说来看。既使书中内涵难知其然，记些故事情节也有滋有味。

小学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学校停课了。隔了两年，中学恢复招生，我有机会进了初中。但在初中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在“学农”的课堂上，学会了栽秧、割谷、打谷等等农活，文化课零敲碎打大概上了个把月。

浅薄的文化功底， $+$ $-$ $\times$ $\div$ 的知识水平，文学梦只好破灭了。

1971年1月，我参加工作到了普洱、景谷两县交界的小黑江边。那是一座千年沉睡的原始林区。不通公路，没有电灯，没有电话，只有一山山的古松挺拔参天，阴森恐怖。白天，我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挖公路，砍木头，“大雨大干，小雨小干，无雨拼命干”。黑夜，我们集体聚在柴块做墙、油毛毡做顶的干打垒宿舍下，烧一堆火塘，谈前途，谈命运，谈小黑江。

到达单位的第二天，工区长来组织新工学习，每人发给一本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这就是当时我们能读到的一本书。

小黑江无论多么原始、偏僻、闭塞，但它毕竟像一位闺中少女，质朴而美丽。我们火热的青春，很快与它焊接上了。

第二年夏天，我回家探亲，从家里带了一些书回单位。其中有一套上、中、下三册的《红楼梦》。我带去的书，都属于“毒草”范围，只能在背地里阅读。不巧的是，《红楼

梦》上册在一位朋友手中翻弄时，恰巧被工区的政工看见。在政工的恐吓之下，朋友出卖了我，把书交给政工，还说其他两册在我手中。

当晚，职工大会召开了。政工在大会上说，有人回家探亲，居然把一些“毒草”带回了单位，私下流传，毒害职工。

好在政工宽宏大量，说会上就不点他的名了，叫他第二天把《红楼梦》中、下两册交到政工组，同时作口头检讨。

政工没有点名，但谁都知道那就是我。

第二天，我没去交书检讨，政工却找上门来了。他说：把书交出来。我说：昨晚上被我烧了。他问烧在哪里。我说河边。政工当然不信，一追再追。我却咬死说真的烧了。

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政工见我抵死不交，缓和口气说：算了，就当借我看看，看完后就还你。

真的烧了。我说。

政工无奈，对我说，上册看完后下星期还你。

几个星期过去了，政工托人转告我，那本书遗失了。

今天，在我的藏书中，那套《红楼梦》就永远缺了上册。

在小黑江边整整十二年，正值国家限制滥伐森林资源，缩减森工企业人员，我有机会调到元阳县。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大地玉宇清澄，百花竞艳。元阳的文学创作在一些热心人的扶植下搞得热火朝天。受环境的影响，心灵中那枝枯萎的文学之花似乎又复活了。这个时期，我认识了涅努巴西、杨淑孔、诺晗、艾扎、哥布、陈曦等人，他们当时是元阳文坛的活跃分子，有一大帮文学爱好者围着转。而且，这帮人都是些初中、高中学历，全靠自己拼

拼撞撞闯荡文坛。这使我想起高玉宝的《半夜鸡叫》，想起张广寿先生“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教诲。

还有一件事是促使我动笔的关键因素。在《哀牢的春天》序言里，我曾经说过，在一次县里召开的文学爱好者座谈会上，有人背后指戳我说这是个只会 $+-\times\div$ 的小工人。是这句轻蔑之词给了我自信和勇气，我终于拿起笔来掂量自己。

1987年，写出了处女作报告文学《高原上的脚印》，大着胆子寄出去，承蒙《民族文化》杂志刊用了。无疑是给我的一次鼓励。接着，我尝试着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一条路子，写出了通讯《哈尼山上的白鹏鸟》、小说《五魁老馆》、散文《老船工》等均被《云南日报》、《大西南文学》、《散文》杂志刊用了。

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因为自己的懒惰，献丑于文坛的作品很少很少，总感到有愧于生我养我的红河谷，有愧于教我爱恨的小黑江。

目 录

放飞的文学梦（代序）·····	1
老船工·····	1
一座桥·····	4
小黑江猴趣·····	7
团山跳笙之夜·····	10
广种田怀旧·····	13
小黑江渔火·····	16
回头山·····	18
无声落叶·····	22
奶奶的梦·····	27
同学里四·····	29
远去的身影·····	36
童年的勐龙河·····	44
大明坛子·····	54
老 营·····	59
文 庙·····	63
跑马场·····	68

新 城	72
石 缸	76
水哟，水	79
送别五叔	82
魂系哀牢山	87
一颗狗角豆	93
俄玛山情歌	97
绷 脸	102
叫卖的风景	105
男人也是人	108
勐龙坝	110
老博街云海	112
俄垭水库	115
朝阳梯田	117
想起阿巴	120
无冬的河谷	123
感受蛮耗	126
初识大理	129
学农的日子	135
高原奇观话元阳	143
仙人脚迹	147
分水木	151
红岩子	153
走进文山	156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	162
卅 卅 卅 卅 ...	166
卅 卅 卅 ...	169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	172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	175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	178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	181
卅 卅 卅 ...	183
卅 卅 卅 卅 卅 ...	187
卅 卅 卅 卅 卅 ...	192
卅 卅 卅 卅 卅 ...	194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	201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卅 ...	210
卅 卅 卅 ...	220
卅 卅 ...	225
卅 卅 ...	229
卅 卅 卅 ...	234
卅 卅 ...	238
卅 卅 卅 ...	242

𠂇𠂇, 𠂇	245
𠂇𠂇𠂇𠂇	248
𠂇𠂇𠂇𠂇	254
𠂇𠂇𠂇𠂇	261
𠂇𠂇𠂇𠂇	265
𠂇𠂇𠂇𠂇	271
𠂇𠂇𠂇𠂇	274
𠂇𠂇𠂇𠂇	277
𠂇𠂇𠂇𠂇	279
𠂇𠂇𠂇𠂇	281
𠂇𠂇𠂇𠂇	284
𠂇𠂇𠂇𠂇	286
𠂇𠂇𠂇𠂇	289
𠂇𠂇𠂇𠂇	292
𠂇𠂇𠂇𠂇	295
𠂇𠂇𠂇𠂇	298
𠂇𠂇𠂇𠂇	304
𠂇𠂇𠂇𠂇	312
𠂇𠂇𠂇𠂇	316
𠂇𠂇𠂇-	320
𠂇𠂇𠂇	322
𠂇𠂇𠂇𠂇	325

老船工

岁月的苦辣酸甜，已无迹可寻。一缕青烟，随一叶小舟，袅袅升上天空。

“他什么时候走的？”有人问。

“七天了。”有人答。

“什么病？”

“不知道。”

“留下话吗？”

“没有。”

头一天，他还划着小船到过北岸，第二天发现他时，他已走了。

“唉，走得无声无息！”

他死了，没有痛苦，没有留恋。

“那条船，怎么烧了？”

“他一辈子没离开过船，让他带去吧！”

他真的走了，人们才似有所失。不免有几分歉疚。

他孤身而来，洁身而去。几十年，撑着那条补补丁丁的小船，在红河上南

北穿梭，摆渡行人。脚步，没离过船，心儿，没离过红河。飘飘的云，荡荡的流水，托着他的身影，去了。

人们叹息：“死了，死得这么干净。”

死了，人们才想到他的过去。

他的祖父，据说从洱海边流浪到红河北岸，因识水性，能撑船，入赘一摆渡为生的傣族人家做了女婿。几代人，一条船，一根杆，苦度日月。水一样流，风一样吹。岁月如梭。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渡口下游通了公路，架了大桥，他才结束了世袭祖业。

人们说，这一辈子，只听他哭过二次，那是养子阿福死的时候。

他幼年失去双亲，从北岸迁居南岸。终身未娶。解放初，收留一名流浪孤儿为子。大炼钢铁时期，养子阿福到炼铁厂当民工，在一次挖矿中被砸死，他哭了。随即，阿福媳妇跟一个民工跑了，撇下几个月的孩子，成天哭得他撕心裂肝。

看着面黄肌瘦的婴儿，他哭了。一个被红河谷风雨抽打得肩宽背阔的汉子，哭得山悲河咽，流云凝然。

白天，他噙泪摆渡；夜间，抱着孙子四处讨奶育孤，使孩子活了下来。

孩子渐渐长大，他带到船上，让习习热风吹抚，点点跳浪轻吻。小船，一晃一晃，像荡着他的梦；浪花，一闪一闪，凄苦日子透出不凄苦的向往。

人们说，一生只见他开心笑过一次，那是他见到孙子的军功章的时候。

两年前，民政部门来了人，带来一兜糖果，一张奖状，

一枚金闪闪的勋章。来说，你孙子是好样的，看，这是军功章！他笑了，那么响亮。干焦焦的眼角，沁出湿巴巴的泪痕。望望天，天上没云。

最后，来说，你孙子亲手打死三个越南兵。在追击敌人时，踩响地雷，牺牲了。

牺牲？他问来说，牺牲是不是死了？来说点头。

“一条命换三条命，划得着。他怎么不好好注意地下，去踩地雷做什么？”他说。

“你老人家别难过。有困难，国家会帮你。”来说。

“不消你们帮。”他说。

他看看红河谷：多么宽广的胸怀，那滔滔流去的，分明是情，是歌，是血！他说孙子还真有本事，打死三个敌人，红河水没有白喝。

他要来说把食物带回去，说他用得着那些东西。

“这是政府慰问你的。”

“人死了要政府买东西？孙子不是死得蛮好么？”

后来，他自己也去了，如云如烟。

一缕青烟，在缓缓的河面升腾；一个渡口，留一段故事，在漩涡里翻卷。

一座桥

此刻，我站在红河大桥上。六月的峡谷风，卷着滚烫的阳光，呼哧哧从河滩上腾空而起，粗野地泼洒在我赤裸的肩上。

脚下，浑红如血的红河，擂着部族出征的战鼓，高唱激昂的战歌，像一列列悲壮的猛士，一路杀出红河峡谷的阻挡，勇猛地向前奔腾而去。

这是一条历经坎坷，生性倔犟的河。为了向世界展示自己生命的价值和不可羁的脾气，它永无休止地挥动拳头，与历史和自然抗争，在数百里哀牢山间劈开一条通向大海的路，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红河就这样以自己独有的颜色独特的气概从亘古的历史中走来。它不知疲倦不显衰老永远年轻奔放。

我站在桥上逆流放眼望去，卧态各异的山梁重重叠叠。这些沉默的历史雕

塑，是一辈又一辈的祖先辛劳一生倒下之后再也没有爬起来的身影。这些腊玛古猿的子孙，倒下之后依然相互倚靠着，静静聆听红河从身边不息地流过。他们的睡梦，伴随着浪涛在红河大峡谷中翻卷。

一座山梁就是一部历史，是一个部族用生命和血汗凝结成的一部史诗。即使他们倒下千万年后，裸露的胸膛已经被岁月的风雨抽打得筋藤凸露，他们美好的愿望，依然如红河水那么鲜艳沸腾地流淌。

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父亲告诉我，在他很小的时候，祖父就累弯了腰杆，倒在红河南岸那座山梁上再也没有醒来。每年清明，我随家人就爬上那座山梁，给祖父敬献一杯水酒，上几炷香。我看着几缕香烟袅袅升空，心想什么时候祖父就能够神话般地睡梦中醒来，同他的子孙们共叙家常。

这是孩提时代幼稚的梦幻，就连父亲也在中年的时候，被满脸交错的皱纹压弯了腰，倒在红河南岸化做一峰山峦。

我站在红河大桥上，双手扶着栏杆，让浪花打湿烦乱的思绪。

两岸的千丈悬崖，已经苍老得锈蚀斑斑。只有浑红的河水，河滩的蕉园，和我立身的大桥才显得年轻。

一条古老而又年轻的红河，它奔腾不息的气势曾经激励祖先的勤奋和创造，也阻断了祖先的视角和文明。当一双双布满硬茧的糙手把一座座高耸入云的山岭开垦成台阶式的梯田时，进步的农耕技术与火塘边的刻木纪事成为父子相袭的遗产。

一条红河，成为两岸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屏障。我不敢想象祖先们在南部山梁上怎样度过一个个挥汗如

雨的白昼和一个个漫长难眠的夜晚。他们流血的伤痕，至今在我心头隐隐发痛。

一座红河大桥，翻越数千年历史长卷。当我在几分钟内从大桥南端走到北端，就完成了列祖列宗数千年梦想的旅程。褐红的山梁，浑红的浪涛，翠绿的蕉园，犹如一部沉重的史册，镌刻在这座横卧的桥上。

